

1949—1979

济南二十年代剧选

济南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济南三十年戏剧选

前 言

我们的新中国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战斗历程。三十年来,既有艳阳下的前进,也有风雨中的跋涉。我市戏剧工作者同全国人民一道,也正是在这样不平凡的征途上,沿着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明的道路,深入生活,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进行创作,写出了不少思想性、艺术性较好的剧本,积极反映了人民群众丰富多采的战斗生活;为文艺舞台增添了绚丽的花朵。

为了总结建国以来、我市戏剧创作的成绩,交流经验,积累历史资料、以促进戏剧事业的发展,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我们从征集到的近五十个发表的剧本中,编选了这本《济南三十年戏剧选集》做为向伟大祖国成立三十周年的献礼。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资料散失,难以集全,加之我们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恳请指正。编选过程中得到有关单位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编 者

目 录

并非误会 (话剧)	方肇瑞 孙家骐 (1)
生活的浪花 (话剧)	罗建尊 陈嘉玉 巩振华 (34)
情深似海 (京剧)	张存德 (50)
三连环 (吕剧)	济南市吕剧团创作组 (58)
上山 (京剧)	济南市京剧团创作组改编 (84)
鞋 (话剧)	孙家骐 (98)
合家 (话剧)	雪雨 向农 (125)
闹房 (吕剧)	济南市吕剧团集体讨论 (144)

于廷臣 牟家明执笔

协作之花 (话剧)	薛志超 (164)
齐国春秋 (戏曲)	高洁 (178)
让座 (滑稽剧)	梁龙芳 (215)
逼婚记 (吕剧)	济南市吕剧团集体创作 (222)

于廷臣 高洁执笔

并非误会

方肇瑞 孙家骥

时 间 一九七七年盛夏。

地 点 某市，侯风的家里。

人 物 鲁 辛——区委书记，五十四岁。

路树基——老掏粪工人，五十二岁。

侯 风——区劳动科科长，四十岁。

黄 玉——电影院售票员，三十五岁，侯风之妻，
近视眼。

侯小兰——中学毕业生，十六岁，侯风之女。

〔布景：侯风的家里。一座幽静而美丽的小院。舞台的三分之二是侯风的会客室兼餐厅。室内有式样新颖的茶几、沙发、圆桌、藤椅等家具。墙上挂着名人字画。陈设美观大方，井然有序。一侧有门通内室及厨房。舞台的三分之一是院内一角。在葡萄架下，有石桌、石凳、自来水龙头等物。〕

〔幕启：时值午后，天气炎热，金蝉长鸣，鹅声嘎嘎。黄玉趿着拖鞋，头发蓬松，显然午睡刚醒。她提着两瓶“锦绣川”白酒正向远去的客人挥手道别。鹅叫声大作，她向鹅斥喝，〕

黄 玉 你嘎嘎什么？老张又不是生人！

〔鹅叫声嘎然而止，蝉鸣声渐强。〕

〔黄玉欲进屋，又转身朝客人的去向喊着。〕

黄 玉 老张——，别忘了，那两张红票是今天晚上的内部参考片。

〔内应：“放心吧，忘不了——”〕

〔黄玉嘴里哼着歌曲走进室内，把酒放在茶几上。〕

黄 玉 （向内室轻声地）侯风……老侯，都三点多了，该起来了……

〔话音未落，侯风已推门而出，他打哈欠，伸懒腰。〕

黄 玉 哟，今天是什么黄道吉日，没等叫你就起来啦？

〔侯风不语，对着穿衣镜整理衣服；〕

〔黄玉忙着打洗脸水。〕

黄 玉 要不是老张来，我还醒不了呢。你看，这是他刚刚送来的“锦绣川”特酿，市面上根本见不到。

〔侯风象没听见似的，整理着发型。〕

黄·玉 （拿出电影票来数着）嗯，给水产门市部送五张，给煤气站老李送三张；对，给布店小汪两张，（笑）上个月多亏她给买到了五米多出口转内销的高级毛料，还有……

侯 风 （不耐烦地）哎呀，别唠叨了好不好！管这么几张电影票看把你烧的！（拿起电话听筒）喂，请接32号…噢，是李部长啊，我是老侯呀，……孩子分配的事，您就一百个放心吧，我一定做到让您大人、孩子双满意。……哪里，哪里，李部长，您那小车我想今天下午……好，好，就这样。（放下电话听筒）

黄 玉 又要小车干什么？

侯 风 你别管啦。今天下午你要好好备上一桌饭菜。

黄 玉 好。哎，又要请谁呀？

侯 风 请一位马上就要来上任的区委书记鲁辛。

黄 玉 鲁辛，你认识他？

侯 风 不认识。

黄 玉 不认识，他还没上任，你就请他来吃饭，他能……

侯 风 （胸有成竹地）我都安排好啦。这就叫作先发制人嘛。只要把领导的关系疏通好了，嘿嘿，什么情况都能开绿灯！

黄 玉 对，老侯，他有没有要分配的孩子？或者……

侯 风 这些你就不用操心啦。今天下午你的任务就是抓紧时间准备好饭菜……（忽然想起）哎，咱小兰呢？

黄 玉 游泳去啦。

侯 风 （不高兴地）什么？你怎么又叫她去游泳！去年夏天，要不是遇到了好心人把小兰救了上来，恐怕早就……

〔忽然一阵车铃响。〕

黄 玉 听，是不是鲁书记来啦？

〔侯小兰推着女式自行车上，自行车后架上夹着泳衣、帽。〕

侯小兰 爸爸，妈。

侯 风 小兰，以后不准去游泳啦。

侯小兰 （伸了伸舌头）爸爸，你放心吧，现在我已经能游二十多米啦，要是去年我有这个水平，掉在水库里也不至于淹着啊。

黄 玉 看看把你能的。

侯小兰 （深情地）当时多亏放鹅的那位老伯伯把我救了上来……

黄 玉 是啊，要能找到他，咱们得好好地谢谢人家。

侯小兰 是呀，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可当时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就不告诉我，只是说：孩子，以后要想不挨淹，非得学会游泳。所以我就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要学会游泳……（回忆地）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着他……将来，我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他……

黄 玉 对，把他请到咱家来，好好地招待招待。妈请他看几场新电影；要是他有孩子要分配工作，叫你爸爸优先照顾……

侯 风 行啦行啦，哪来的这么多废话。

侯小兰 （撒娇地扑向侯风）爸爸，对女儿的救命恩人表示感谢，你不同意？

侯 风 （无可奈何地）同意，同意……

侯小兰 我的好爸爸！（端起脸盆到葡萄架下洗衣服）

侯 风 哎，鲁书记来了以后，再来人找我，你就赶紧出去应付，一般人就说我不在家……还有，今天下午有个掏大粪的工人，可能来找我，为他儿子分配的事儿，写了好几封人民来信，点名告我……

黄 玉 啊！点名告你？

侯 风 哼哼，怎么样，我这个区劳动科长不是还照样当着吗？他还放出风来说，要是这次再不把他儿子分配出去，就带着老婆、孩子到咱家来吃饭……

黄 玉 哟！走不上后门，急红眼啦。

侯 风 哼，拿大话吓人！

黄 玉 （担心地）他要真来闹腾怎么办？

侯 风 嗨，这不是“四人帮”搞打砸抢那时候啦，谅他也不敢来！

黄 玉 对。来了也不要紧，有咱那几只鹅把着门，生人别想溜进来。

〔门外传来汽车喇叭声。〕

侯小兰 （端盆进屋）爸爸，车来了！

侯 风 好，我亲自去请一趟，给我皮包。

黄 玉 （递过皮包）等等，她三姨、四舅还要两个名额。这是名字。（递条）

侯 风 （接过纸条）咳，没完没了！（塞在衣袋里，下）
〔汽车鸣着喇叭，由近而远。〕

黄 玉 （掏出钱包）小兰，你赶快到水产门市部去买两条活鲤鱼来。

侯小兰 门口早挂了牌子，上边写着“鲜鱼售完”。

黄 玉 你到后边去找经理。

侯小兰 妈，我不认识他。

黄 玉 来，我写个条子。（写条）嗯，再给他带上五张电影票。（拿电影票）

侯小兰 妈，你可真行！

黄 玉 行什么，你妈也不过是灶王爷吃酸枣——啃不上什么大果木，小打小闹的呗。要想办大事儿，还得靠你爸爸啊！（兴奋地）孩子，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爸爸已经给你办好了留城手续，妈心上的这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啦。

侯小兰 妈，我姐姐、哥哥都留在本市工作，我不是应该下乡吗？别为了我，叫爸爸犯错误。

黄 玉 嘿，傻丫头，你爸爸的脑瓜还能象你这么简单呀，保证办得合情合理。（小声地）是你爸爸和别的区上换着办的……

侯小兰 干什么工作？

黄 玉 放心吧，弄不了！人家不是说嘛：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孩子，你有这么个好爸爸，算把你掉进福窝里去啦。

侯小兰 妈，我早就作好上山下乡的思想准备啦。我……

黄 玉 好啦，这事以后再说，快去买鱼，免得鲁书记一到，就来不及啦。

侯小兰 妈……

黄 玉 好啦好啦，好宝贝儿，快去……

（正推侯小兰下）

〔突然传来鹅叫声。〕

侯小兰 妈，来客人啦。

黄 玉 （向外张望，因近视看不清楚）什么打扮？

侯小兰 穿着灰制服，看样子象个干部。

黄 玉 （惊喜地）哟，可能是鲁书记……（急步出屋，慌乱中掉了一只拖鞋，又连忙穿上，满脸堆笑地）来了，同志，快里边坐……（转对鹅）行啦，行啦，别叫啦。（亲热地向门外）看见您来啦，我这鹅也嘎嘎地表示欢迎。快请屋里坐。

〔路树基身着崭新的灰色制服，手里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提包，上。〕

路树基 （旁白）嗯，这次待遇升格啦……（对黄玉）侯科长在家吗？

黄 玉 啊，您是……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贵姓啊？

路树基 免贵姓路。

黄 玉 （喜出望外）啊，您是鲁书记！

路树基 （因音同，一惊）您怎么知道的？

黄 玉 老侯早就给我说啦。哎，老侯坐着车接您去啦，您在路上没碰见他？

路树基 （旁白）怎么？前两次我来，他连大门都没开，院子都没让我进，这次还坐着车去接我？……这可怪啦！

黄 玉 小兰，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给你鲁伯伯倒茶。（给小兰使眼神）

侯小兰 （端茶）伯伯，您喝茶。我出去一趟。

路树基 好。

〔侯小兰推自行车下。黄玉急忙赶出屋。〕

黄 玉 小兰，要是碰见你爸爸，叫他赶快回来。就说书记到啦！

〔侯小兰在幕后应：“知道啦！”〕

路树基 （旁白）书记？我这个掏大粪的工人，今天哪点儿象书记了？（明白黄玉误会了，笑）噢，怪不得一见面这么热情，这可有好戏唱啦。

黄 玉 （进屋）鲁书记，您抽烟。（忙递烟，点烟）

路树基 我这有。（掏出烟卷点上）

黄 玉 鲁书记，您……

路树基 别叫书记，大伙都喊我老路。

黄 玉 对，喊老鲁更亲热。老鲁同志，一见面就觉着您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不愧是老干部！

路树基 （旁白）越说越玄啦！（对黄玉）我可不是老干部……

黄 玉 啧啧，快别谦虚啦，我看得出来……

〔突然鹅叫声大作，转而变成鹅扑打翅膀的声音。〕

黄 玉 噢，又来生人啦。您喝水，我看看去。（出屋门大惊）哎呀，你这个人怎么搞的？为啥掐俺那鹅脖子？！

〔幕后鲁辛的声音：“我要是再不动手，它就朝我了嘴了。哈哈……”〕

黄 玉 哎呀，你快松开，快，再不松开就给俺掐死啦！

〔幕后传来鹅的飞逃声，黄玉松了口气。〕

〔鲁辛上。他身穿一件旧工作服，肩上搭着一块毛巾。他抽下毛巾，擦着汗。〕

鲁 辛 这是侯风同志的家吧？

黄 玉 你有什么事？

鲁 辛 我想找他谈谈。

黄 玉 哪方面的问题？

鲁 辛 关于招工的事。

黄 玉 （旁白）很可能是那个掏大粪的！（冷笑）关于招工的事，得按国家的规定办，不能走后门。

鲁 辛 说得对，不过我可是从你这前门进来的，我是想跟他谈谈……

黄 玉 （不耐烦地）谈什么，还不就是家里有困难呀，孩子需要留在身边呀，得给俺分个好工作呀……哼，粉碎“四人帮”都这么长时间啦，还想弄这一套！告诉你吧，公事公办，明天你到区劳动科找他，家里不办公！今天他出去啦。

鲁 辛 （笑笑）他什么时候回来？

黄 玉 不知道。

鲁 辛 那我就在这儿等他吧。

路树基 （自语地）这老伙计“凉水沏茶——泡上啦”。

黄 玉 （没好气地）我给你说清楚，他下了班还可能接着开会，开起会来可没个准时候，你要是不怕耽误工夫就等吧。

鲁 辛 （坐到石凳上）嗯，这大六月天，能坐上个冷板凳，倒也痛快！

黄 玉 （进屋）真没办法，有些人也太不自觉，现在都到了什么时候啦，还想走后门！（端壶给路树基倒茶）

路树基 是啊，林彪和“四人帮”是完蛋啦，可是他们的流毒还在一些人的头脑里起作用啊！你说对吧？

黄 玉 可不是呗，就凭这些人这思想水平还能实现“四化”？（递茶杯）来，鲁书记……噢，老鲁同志，天气热，多喝点茶，这是老侯托人从福建弄来的一级茉莉花茶。喝！

路树基 好，好。（喝茶）

〔此时，鲁辛在室外找了一只大瓷碗，在自来水龙头处，接了一碗水，一饮而尽。然后他又拧开水龙头洗起脸来。

〔与此同时，黄玉拧了个毛巾把，递给路树基。

黄 玉 天太热，擦擦脸，凉快凉快。老鲁同志，以后你们就在一块工作啦，您又是领导，都不是外人，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只要用得着我们，您尽管吩咐，他在这个区里年数长啦，人熟关系多，什么事都难不住咱……

路树基 （弦外有音）好哇，我是少麻烦不了啊！

黄 玉 （又端出一盘瓜子和糖果）您在这吃点瓜子和糖

果，我简简单单的弄两个菜，一会儿老侯回来，您俩端两盅，痛痛快快的……

路树基 哦，不，不，别麻烦了。

黄 玉 咳，都是现成的东西，没什么麻烦的。咱们第一次见面，尝尝我的手艺。哈哈……（进内室）

路树基 （旁白）她“拿着棒锤引线——当成针（真）啦”。

路树基 辛 （同时端起碗）嗯，同是一家客，待遇却两样……

（摇摇头）咳，再喝一碗。（两人同时喝水）

〔两人放下碗，同时踱至屋门口，相互望了一眼。〕

路树基 （有些同情地）老伙计，你喝碗茶吧？

鲁 辛 不用啦，还是这个痛快！（将大碗一晃）

路树基 看样子你是第一趟来吧？

鲁 辛 这么说你们是老熟人喽？

路树基 不，不，是钉子碰多了，逼得我摸出一点进见的门道来。

鲁 辛 嗯，符合辩证法，这叫实践出真知。

路树基 你是为了招工的事吧？

鲁 辛 大概你也是为了这事而来？

路树基 （上下打量鲁辛）你是个老工人？

鲁 辛 我看，你也不会例外。

路树基 不，我是干部。（故作干部模样）

鲁 辛 （笑）这，你瞒不过我的眼睛。

路树基 （笑）算你有眼力。不过，你还不懂得这里的规矩。

鲁 辛 莫非你带来了“进山礼”？

路树基 难道你还不知道如今兴“联络图”？

鲁 辛 噢？……今天我倒要开开眼界，看你的啦。

路树基 （跨出门去，握住了鲁辛的手）嗯，一握你这手，我心里就更踏实了。（自我介绍地）你别看我这身衣裳挺板正，不瞞你说，我是个掏大粪的工人！

鲁 辛 （激动地）好，你对清除社会上的垃圾粪便，保证人民的身心健康是有功的呀！（用力地握住了路树基的双手）

路树基 共产党，毛主席，从苦海里把我们救了出来，今天，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又使我们得到了第二次解放；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觉着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我为自己的职业感到自豪、光荣！

鲁 辛 （激动万分）老伙计，说得对！

路树基 可是，有的人就看不起我们。（愤怒地指指室内）他，就是一个！为孩子分配工作的事儿，我到这里来跑了两趟啦，他连大门都没让我进，还不如你呢，（指石凳）好赖有个冷板凳坐。

鲁 辛 这么说，你前两次来，也和我一样，是空着手来的。

路树基 谁说不是。后来我才打听到，这位侯科长对人有四种待遇：赤手空拳又无关系的，坐冷板凳、喝凉水；人托人，脸托脸，多少能勾拉上点关系的，或是多少带点礼物的，可给你写个条子记上个名字，塞到他下边口袋里，这就算有了一线希望；礼大，又有熟人、亲戚直接介绍，他就把名字记在蓝皮本子上，装在他上边口袋里，这就大有希望；那些有权有势的，或是关系密切的，他就把名字记在一个小红本本上，塞在贴身的衬衣口袋里，这种，连问也不用问，分配得又快又好，就光在家等着接

通知上班啦。

鲁 辛 这名堂还真不少。(风趣地)那你今天想奔哪种待遇?

路树基 (笑)就凭我这点“礼物”，弄好了能写个条儿塞到下边口袋里。不过我现在正演着戏，待遇可能高一点。

鲁 辛 演戏？扮的什么角色？

路树基 阴错阳差当了书记啦。

鲁 辛 哟，你冒充领导可不合适啊！

路树基 不，是她硬给封的。

鲁 辛 噢，竟有这事儿？

路树基 对。听她说话的意思，区上才来了个书记也姓路，今天这位侯科长要请他来端两盅。我刚才一报姓，这位婆娘就把我当成路书记啦。

鲁 辛 其实你是路树基同志，道路的“路”。

路树基 树木的“树”

鲁 辛 基础的“基”

路树基 (惊奇地)对。老伙计，你怎么知道？

鲁 辛 听说过你的事迹。那天在第四清洁队的光荣榜上，还看见过你的照片呢。

路树基 哎，现在我这个假书记已经上场，就等那个真书记登台赴宴啦。(气愤地)哼，刚刚上任就拉拉扯扯、吃吃喝喝地搞这些玩艺儿，这样的干部，能带领咱们进行新长征、搞“四化”？

鲁 辛 老路同志，咱们还是要相信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嘛。

路树基 对。可我就是不相信这位侯科长和来赴宴的路书

记！老同志，你放心，弄好黑白我还能分得清，我决不是为了追求私利到这儿来无理取闹！

〔黄玉听到院里高声谈话，急忙从内室走出。〕

鲁 辛 老路同志，我是说……

黄 玉 （不服气地自语）……你是说给你孩子安排个好工作。自私自利！

路树基 你别说啦，你的意思我全明白……

黄 玉 （埋怨地自语）这个鲁书记，不在屋里吃水果，嗑瓜子，跑到院里跟他 罗罗个 啥！（忙喊）老路同志！（向路树基招手）

路树基 （点了点头，又低声地对鲁辛）你要有兴趣，就坐着冷板凳，喝着凉水看这场好戏吧。

鲁 辛 看来，你这场戏一演开了，弄不好连我也得牵进去。

路树基 你要怕事，那就走开。反正今天这场戏我是演定啦。（进屋）

黄 玉 （急忙倒茶）您做思想工作可真会见缝插针。不过，对待这些私心重、闹个人主义的人，您就是磨破嘴皮也没用。

〔幕后传来汽车喇叭声。〕

黄 玉 （喜）听，准是老侯回来了，我看看去。您坐，您坐。（奔向大门口）

鲁 辛 （自语）这位侯科长一回来，这戏可该热闹啦。（背过身，点上一袋烟）

路树基 （自语）这位真路书记一到，我这假路书记就得换换角色啦。

〔侯风、黄玉急走进院。〕